



湖山清韵

◎ 邵连

号子声声入梦来

◎ 孙同林

劳动号子已经渐行渐远了。

20世纪80年代,在我的家乡如东,农事还是以人力为主,人们在做农活的时候常以打号子提神解乏,用打号子鼓劲加油,在打号子中寻求乐趣。由于劳动时身体活动的节奏不一样,所打出的号子也就不同。

最常听到的是挑担号子。打起来常常是这样:“嗳呀嗬!嗳呀嗬!”高亢激昂、铿锵有力的声音,能给人以振奋。如果是几个或十几个人结伴挑担,走在田间小埂上,排成长长的一队,大家边走边打号子,便形成一种“合力”与“和声”,场面壮观。

挑担号子还要与所担的物件相适应,譬如挑水、挑麦子就不一样。挑水时,为了防止桶里的水溅出来,所走的必是碎步,号子节奏也就相对较快,曲调往往是这样的:“嗨又来哟,哼哟好哦,嗨又来呀,嗨来呀来呀好,吭哟。”步应号子,号子应步,一板一眼。打这种号子的特点是行进中做到扁担随步晃悠,却能保持水桶的平衡。

收获季节,挑麦挑稻的时候要迈大步,所以这种号子就来得明快奔放:“嗨上来呀,嗨又啊来呀好,嗨又啊来呀好,嘿又来号,嗨又来,嘿又来,嘿又啊来哟来呀好,嘿又好。”

车水号子是乡村的亮色。四五个人踏水车车水,由一个人领号,其他人响应。随着脚下不停地发力踩动,一蹬一声,一蹬一唱,其声音从胸腔里发出,低沉浑厚:“嗨——呀——来——哟——呵!哦——来——嗨!嘿——来——呀——又——啊——嗨!”如此反复吼叫,给人一种悲壮之感。

打夯号子是乡间的又一亮点。当年乡下打夯的地方很多,建房打基础要打夯,筑

岁月流金

◎ 邵连

河坝要打夯……打夯分双人夯、四人夯和八人夯等等,打夯号子一般由领导人起头:“哼啊又啊好来,嘿又啊好来,哼又啊好啊,嘿又啊好来。”其他人呼应,只是尾声采取变高或变低,以便押韵。打夯号子也有山歌式的有词号子,其形式丰富多彩,有时还会即兴应景,插科打诨。当年村里打领导的二宝最会来事,有一次打夯的时候,他看到远处走来一个女人,便想唱点带彩的起起哄:“伙计们呀,好来!提点神呀,好来!东边来了,个呀!花大姐呀,好来!胸脯跳呀,大来!屁股翘呀,好来!”等走近了一看,原来是他的堂姐,成为村里一个长久的笑话。

在如东乡间,做什么劳动就有什么号子,挑泥号子、推磨号子、推水号子、撑船号子、行船背纤号子、推独轮车号子等,其声音有的清亮甜润,有的绵长悠远,有的平直流畅,有的起伏跌宕。这些带有浓重如东方言乡音的号子声,听起来淳朴清新,鲜活有趣。打号子者用声音给人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劳动画面,让听者如身临其境,深受感染。

气出自丹田,情发自肺腑。辛劳的劳动者用勤劳的汗水和心血耕耘古老的土地。劳动号子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至真情怀,是农人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,它不带粉饰,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,给单调的劳动生活增加了情趣,因此,劳动者百打不厌,且越打越有劲,越打越有味。细听这土生土长的劳动号子,你能感觉到灵魂是在接受一场洗礼。

如今,用体力的农活已经完全由机械化所取代,肩挑背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,会打号子的人已经不多,但是,那些劳动号子声却时常潜入我的梦中,亲切而清新。我知道,那些如歌般的劳动号子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上了。



蛙鸣治愈暗夜里的焦灼

◎ 马国福

后半夜醒来,夜幕中蛙声如交响乐拉开序章,一波一波,以稳定的频率音节,集体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态度。城市宁静,蛙声清新,一片一片,如缓慢的潮水,越过河岸,爬过田野,穿过街道,长出翅膀一样,匀速飞起来,飞起来,升高再升高,爬在城市上空的窗户上,钻进那些醒着的耳朵和眼睛,抚慰他们的孤独、不安、期待,修复人与自然生灵的亲密关系。蛙声柔和,如童年里母亲的教诲。蛙声纯粹,保卫着我们最初的童年。它们在时光深处储蓄的声音、色彩、场景、舞蹈,穿越城市上空,浣洗我们的耳朵,这是莫大的福利。

蛙声是一部天书,藏着天之道、地之道。

从某种程度上讲,一个城市里的睡眠指数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幸福指数。睡眠是上天布置给我们每个人的作业,有的人可以得高分,而有的人则不及格。多少孤独之人、焦灼之人、抑郁之人、落寞之人、失魂之人、撕裂之人因为内心秩序的紊乱、身体机能的变化而提前交卷,潦草交

卷,无奈交卷。时代纷繁,每一个个体在不同的生命境遇下面临种种难言的现实,困顿与挣扎,安逸与突围,纠结与平静在较量。

穹顶之下,失眠是焦灼者的墓志铭,淡然是幸福者的通行证。蛙鸣从未因时节的变换而退去,它们给了我另一种治愈的路径。睡眠是一座城堡,但很容易被攻破。睡眠也是一间茅草屋,只有那些容得下蛙鸣的耳朵,循着内心悠然的秩序找到修复生命元气的秘境,养一河蛙鸣,钓一溪闲云,任时代惊涛骇浪,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”。唐代诗人吴融的见解就有其独到之处,他在《阙乡寓居十首·蛙声》中直抒胸臆:“稚圭伦鉴未精通,只把蛙声鼓吹同。君听月明人静夜,肯饶天籁与松风。”

没有一个黎明不被黑夜淬火,那么敬请笑纳你窗户缝里流淌进来的清澈蛙鸣,不要抱怨,也不要犹豫,沉浸其中,静享这城市夜空里为我们安神的特效药。

芬芳一叶

就怕“认真”遇上“不认真”

◎ 李伟明

生活中常见随便承诺的人。比如说,熟人见面,有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“哪天咱们聚聚”,其实他只是信口说说,并没有安排聚的意思。这种事,他随便说,你随便听就对了;如果你要认真,那就可能尴尬了。

偏偏我是个比较认真的人,所以尴尬的事常常难免。

对于别人说过的话,特别是需要我干什么具体事情的,我常常记在心上。比如,常有外地的朋友说:“这个周末不外出吧?我过来找你聊聊。”那么,只要当时说好了,我便哪里也不去,专心等待这个人。但有时候等了半天,人也没到。打电话一问,才知道人家另有安排,根本不来的。他依然过得逍遥自在,却可能害得你的其他计划因此耽搁了。又比如,有一年,某人告诉我:“你那个张同学家的脐橙口感不错,叫他给我留下几树,到时我们公司过去采购。”我于是郑重其事地转告种脐橙的张同学并盯着他不让卖给别人。遗憾的是,后来此人不但没有去要人家的果子,还不承认有这回事。好在脐橙保质期长,好果品不愁买家。

我的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,有几个朋友再三叮嘱开拍时一定要告诉他们,最好让导演安排几个群演的角色让他们一起体验体验。我当然认真对待此事。事先和导演沟通了,留了几个适合他们的角色。可是,电影开机后,我兴冲冲通知这几个朋友时,他们只是淡淡地说一句“没空”而已。原来,人家当初纯粹是说着玩的,就你还真把它当回事了。这一回,遭遇尴尬事小,差点影响导演的拍摄计划才是麻烦事。

很多年前在农村时,有一个同学,家里种了很多荸荠。那时农村种经济作物的少,大家少有机会饱口福。该同学在荸荠刚种下时,豪爽地对小伙伴们说:“等到挖荸荠的时候,请大家去我家好好吃一顿!”小伙伴们都很激动,眼巴巴盼着田里的荸荠快快成熟。然而,一年复一年,也没听他再提这事。后来,事隔多年,有关当事人说到这个同学,还会忆起这件极其微不足道的往事,尽管该同学的事业据说做得比较成功。

你看,不管是要求别人做什么,还是邀请别人干什么,如果说话太随性,结果都可能让人不太愉快。别以为这些只是说着玩

心窗片羽

的,问题是别人没把你的话理解成开玩笑,还认真准备响应了。只要有人当真了,这种事情对人家总有点小小的影响吧。

如果大家说话都是认真的,那当然皆大欢喜,天下太平,人间无事。怕就怕“认真”遇上“不认真”,“认真者”可能当场吃亏,“不认真者”久而久之也可能吃亏。

“认真者”吃亏很好理解。你把别人的戏言当真了,最后期望变成失望,便觉得自己被人忽悠了,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。更有甚者,你按别人所说的去做了相应的安排,结果不仅实现不了,甚至还错过了其他机会,导致实实在在的损失。在一定程度上说,遇上这种“猪队友”,当然是吃了人家的亏。

“不认真者”为何也会吃亏?一个人长期不把自己说的话当回事,终将被人从心里看扁,从而不把你任何话当回事。也就是说,这个人已经轻轻松松地为自己树立起了一个典型的言而无信者形象。这种形象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?再弱智的人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。

对待“不认真”,太认真当然不行,那是牛头不对马嘴,鸡同鸭讲,自讨没趣。最好的办法,恐怕还是以“不认真”对待“不认真”。他说他的,你听你的,最后各干各的,结果反而相安无事。问题是,如果大家都因此养成了“不认真”的习惯,谁的话都信不得,也不必信了,人们的生活也许就乱了套,长此以往,大家都将成为受害者。

由此看来,要让生活有秩序,该认真时还是得认真。说话负责任是一种应有的品德。对别人负责,别人才可能对你负责。尤其是所说之事与他人有直接关系,涉及他人利益时,更不能张嘴瞎说,随便忽悠。这个时候,就应该言必行,行必果。做不到的事就别乱说,不想做的事更别去提起,以免误导他人,坑害他人。

当然,对待那些实在认真不起来的人,倒也不妨“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”,让他尝尝“狼来了”的教训。对这种人来说,或许只有因为某次“不认真”(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)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时,才可能有所触动,有所反思,进而考虑改变自己,尊重他人。